

Abbit Reoux



兔子回家

〔美〕约翰·厄普代克著
李力 单子坚译

兔子回家

Rabbit Redux

〔美〕约翰·厄普代克 著

李力 单子坚 译

重庆出版社



石化 S0868890

图书印章

059696

John Updike
RABBIT REDUX

本书根据FAWCETT CREST • NEW YORK 1982, 译出

责任编辑 薛相林
封面设计 金乔楠
技术设计 刘黎东

〔美〕约翰·厄普代克著 李力 单子坚译

兔 子 回 家

重庆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(通远门内二路205号)
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印制一厂印刷

*

开本787×960 1/32 印张18.5 插页5 字数39千字
1990年7月第一版 1991年5月第一版第二次印刷

印数: 8,001—18,000

*

ISBN 7-5366-1292-3/I • 225

定价: 6.50元

Redux: 形容词,
源自拉丁语
〔文学用语〕
回了家的, 被送回的;
〔医学用语〕
痊愈的, 复原了的。

——《韦氏新世界词典》



作者近影

内 容 简 介

《兔子回家》是厄普代克著名的“美国中产阶级风尚的经典性史诗作品”“兔子”三部曲的第二部。它和《兔子，跑吧》一脉相承，是关于社会生活、爱情的深刻作品，揭示西方社会“性爱，宗教，艺术”这“三大秘密”。

“兔子”哈里三次弃家跑出，但因无路，终回到了家，过“传统”的生活，当了一名工人。露丝嫁给了加利利的一个农场主，不再理他。哈里妻子简妮丝在她父亲经营汽车的店里工作，因备受丈夫跑的伤害，成了店里一位胸毛浓密的希腊人后裔查利的情人。哈里打了她，她便弃家跑了，到了她情人那里。哈里经人介绍把一位18岁的女嬉皮士吉尔带回家一起生活，后来她又带来黑人朋友斯基特住在一起。他们过着奇怪的生活，招致邻居干预，向哈里下最后通牒。一天夜里，他带儿子纳尔逊外出，同他中学的女同学佩吉共欢时，他家被两只“白猫”纵火烧毁，吉尔丧身，斯基特逃走。哈里在外当“女招待”的妹妹米姆调解兄嫂关系，却同查利共枕。简妮丝伤心，同虚情的查利分乎。她打电话给哈里商量，于是他们在一家旅馆重新讲和了。

这个作品以美国卷入越南战争引起社会动荡、种族骚乱、嬉皮士生活方式流行等大事为背景，表现了复杂的生活，包含深刻的内容。

关于厄普代克的“兔子”三部曲

约翰·厄普代克(1932——)1954年在《纽约人》杂志上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,犹如一颗明星升起于美国文坛,三十年过去了,它越发熠熠生辉,令人刮目。在这几十年的创作活动中,厄普代克著有散文、诗歌、小说、儿童文学和评论,然而最使他著名的是小说,它不仅数量多,影响大,而所取得的成就也最显赫。它使厄普代克雄踞美国文坛,成为当代驾驭美国艺术情趣的屈指可数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。

在厄普代克的小说中,评论界公推他的“兔子”三部曲(《兔子,跑吧》,1960;《兔子回家》,1971;《兔子富了》,1981)为“杰作”,代表了他至今的创作成就。《兔子富了》一出版便荣膺当年美国文学界的三个最主要的文学奖:普利策奖、美国图书奖和全国书评家协会奖。厄普代克苦心经营这个三部曲长达20余年,每隔10年出版一部,它们内容非常丰富,被誉为“美国中产阶级风尚的经典性史诗作品”。(《世界文学》1986第5期,233页)

这个三部曲以一个绰号叫“兔子”的年轻人哈里·安格斯特罗姆为主角。他在中学念书时是一名篮球明星，因他在球场上身手灵活，动作像兔子一样，获得了这个绰号。事实上，这个绰号也概括了哈里的基本特征，既有兔子一样灵活矫健，又有兔子一样的敏感、多疑。《兔子，跑吧》描写“兔子”在50年代的“黑暗年代”、“冷战”气氛压抑下，不满平庸的生活，三次弃家跑，同妓女一起生活，追求新的令人满意的生活，结果遭到人们的斥责，他带给人的却又是幸。在《兔子回家》里表现“兔子”无路可走，终于回到了家，打算过“传统”的生活。但60年代美国卷入越南战争引起社会动荡、种族骚乱、校园革命和嬉皮士生活方式流行，他的生活并没有变得更好；他妻子简妮丝因他跑的伤害弃家跑出同情人住在一起；他喜欢的一个女嬉皮士吉尔又被“白猫”纵火烧死，他的家被毁，他的黑人朋友遭通缉逃之他乡；他还被他工作的印刷厂解雇，到头来他丢了饭碗，又没有安身之处，历经人间沧桑。《兔子富了》展现了70年代美国在能源危机、水门事件、伊朗扣押美国人质等大事件冲击中的社会生活。哈里在岳父去世之后，同妻子简妮丝一起继承家业，成了斯普林格尔汽车经销店的总经理，在能源危机中销售节能的日本车，大赚其钱，富了起来，步入了中

产阶级的行列，混迹于与他社会地位相符合的俱乐部。但这时的哈里已没有当年跑(追求)的锐气了，精神空虚，遭受同儿子纳尔逊代沟矛盾的困扰。尽管他最后住进了布鲁厄名流居住区，但他少了许多东西，像被截了肢一样，世界在他眼里也小了一半。厄普代克这个作品，通过主角的命运遭际，反映了美国战后30年间的种种重大事件，显示了这一时期美国人的思想、情绪的演变，成为一幅真实而又色彩斑斓的社会生活变迁的长轴画图，被列入美国当代文学中高水平、高层次的作品之列。这个三部曲不只是大受读者的青睐，评论家也颇为重视，深入进行研究，揭示其丰富内容的意义。《伊甸园之门》和《约翰·厄普代克和三大秘密：性爱，宗教，艺术》等研究厄普代克创作的专著是其中比较有分量的著作。

“兔子”三部曲和厄普代克的一些其他作品一样，出版引起强烈的反响，甚至掀起轩然大波。厄普代克凭借自己敏锐的洞察力和驾驭文字的高超手腕，组织情节的巧妙技巧，不落窠臼，往往大胆突破，探索的较深，描写的较细腻，一时不为一些读者理解，但随着时间，社会生活的实践，人们又承认他，叹服他的作品了。

“兔子”三部曲作为风尚史诗性作品，以及作家的创作个性，在作品里对婚姻、爱情和人的自

我观察、思考深，描写生动、精致，不乏吸引人的“可读性”。但我们翻译出版这个三部曲的着眼点却在于：去年推出《兔子，跑吧》，比较受我国读者欢迎，据报刊消息，曾“轰动一时”，连续印了三次，受到外国文学界和出版界的关注，这促使我们把这部史诗介绍给我国的读者、写作者和文学研究工作者，领略全貌，吸取有益的东西。

目 录

关于厄普代克的“兔子”三部曲……………(1)

第一部 爸爸/妈妈/月亮……………(3)

第二部 吉 尔 ……………(146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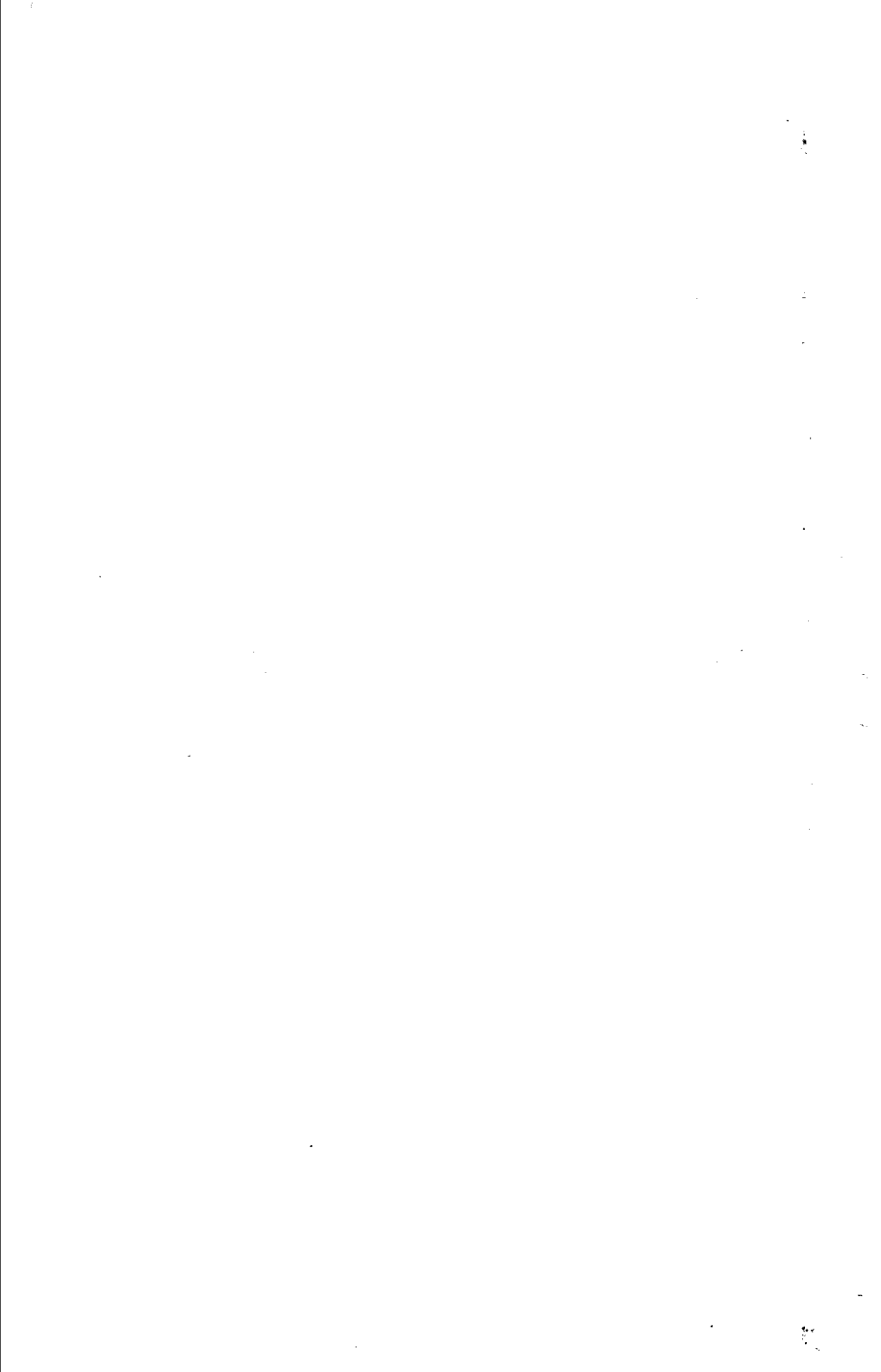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部 斯基特 ……………(295)

第四部 米 姆 ……………(486)

弗拉基米尔·萨塔罗夫中校：“我正朝着对接仓移动。”

苏联“联盟”5号宇宙飞船指令长波利斯·弗利诺夫中校：“慢慢来，动作别太猛烈。”

萨塔罗夫中校：“刚才花了好长时间才发现你，现在我终于到了。”



第一部

爸爸/妈妈/月亮

四点钟一到，那些脸色苍白的男人们就眨巴着眼、幽灵似地从那小小的印刷厂里走出来。室内的灯光成天附在他们身上，此刻已被室外的光线驱散。要是在冬天，到了这个时候，松树街就已黑下来，那座高耸的大山把黑暗早早地捂在暮气沉沉的布鲁厄市上空。但现在是夏天，花岗岩的路边石条里星星点点的碎云母片在闪闪发光；斑驳的劣质板壁和带有犬牙交错的支架的门廊，使一排排房屋各具特色；房子外面有灰色的装牛奶瓶的匣子，还有烟尘尘的银杏树；停在路边的汽车热得烤人。这一切，都宛如在爆炸的一刹那凝固起来，在灿烂的光辉下蔫败。为了振兴闹市区，城里一条又一条街区被推倒改建成停车场。杂草从乱石中冒了出来，昔日拥挤的街道，如今渐渐被空寂的开阔地取代。以前从远处看不到教堂的正面，如今看得一清二楚。不少建筑物后的背街和一些只剩下一半的小巷构成一幅幅新的景

象。天空也亮得更加逼人。天上既无云彩又无颜色，把团团白晃晃的潮气抛撒。宾夕伐尼亚的夏季就是这样，虽说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，却仍能叫万物生长。人们的皮肤根本就不会被晒成黑褐色，成天汗涔涔的，皮肤都变黄了。

厄尔·安格斯特罗姆和哈里父子俩就走在这群刚下班的印刷工人中。当父亲的快该退休了，他身体瘦削，毫无一点多余的脂肪，忧愁把他的脸冲刷得茫茫然，松动的假牙往外凸，又使他的脸凹陷了几分。儿子比父亲要高出五英寸，也要胖些，脸色苍白，身体倦怠，并无多少阳刚之气。他小小的鼻子和微翘的嘴唇曾使他得了个“兔子”的绰号，现在却显得虚弱，虚弱得人都快无影无踪了，更何况，他干活字排版这一行已有了十年，腰变粗了，背也日渐佝偻。他个子高大，摇头晃脑时仍有几分灵巧，这使他在街上十分显眼，但好些年来都已无人叫他“兔子”了。

“哈里，随便喝点儿怎样？”他父亲问。在他们那条小街和威策尔大街相会的拐角上有一个公共汽车站，还有一个酒吧。酒吧名叫“长生鸟”，门外的霓虹灯做成了一个姑娘的样子，全身除了一双牛仔靴外一丝不挂，门里昏暗的墙上画有仙人掌。父子乘车的方向正好相反，那老人乘16甲路，绕过山开往加基镇；他一辈子都住在那里。哈里

乘12路，朝相反的方向开往佩恩别墅。这是在城南新近开发出来的住宅区，那里有一幢幢带车库的平房，每幢房子都拥有四分之一英亩用推土机推出来的草坪，小小的枫树苗被系在地上，似乎不这样这些树苗就会飞上天。三年前，他和简妮丝、纳尔逊全家搬到了这里。直到今天，他父亲仍然觉得他们这是被放逐出了加基镇，因此每天下午分手时，他们都要聚在一起喝上一杯以消弭这离愁别绪。父子在一起干活已有十年了，父子之情终于在他俩间萌生，要不是他母亲老是挡在他们中间的话，这种父子之情或许早在哈里的孩提时代就有了。

“来杯希利兹吧，”厄尔对酒吧招待说。

“我要代基里，”哈里说。空调机开得太大，他便把卷起的衬衫袖子捋下来，系上袖口上的钮扣，这才觉得不那么凉了。他出门上班时和下班后总是穿白衬衣，似乎这样才能抹掉工作时沾上的墨渍。他敷衍地问起母亲的情况。

但他的父亲却不愿敷衍回答。往常，他总说“差强人意。”而今天，他侧身向酒吧柜台靠了靠说：“说不上差强人意了，哈里。”

她患震颤麻痹症已有好几年了。哈里尽量不去想象母亲目前的样子，骨节粗大的双手在颤动，走起路来双脚迟顿地拖拽着，她的双眼审视起他

来显得又茫然又诧异，而医生说她的头脑跟往常一样正常。她的嘴常常是一张开了就忘了闭上，直到口水太多时才想起来。“你是说在晚上的时候？”这么个问题似乎就把她包裹在黑暗中。

老人又一次不让“兔子”敷衍过去。“不，晚上的情况好多了。他们给她服了一种新的药片，她自己也说她睡得好多了。问题主要是在她的脑子里。”

“怎么回事，爸爸？”

“我和她不谈这事儿，哈里。这不对她的脾性，这类事儿她和我从来不谈。你母亲和我对某些事情从来都是闭口不谈的，我们受的教育就是这样。如果不是这样，情况可能还会好些，我也没法知道。我是指他们灌进她脑子里的那些事。”

“他们是谁？”哈里对着代基里酒里的泡沫叹了口气，心里想，他也变了，父母俩都变了，说起话来都这样没头没脑的。他父亲向他靠了靠解释起来。他也跟城里城外那些瘦骨嶙峋、牢骚满腹的老头子们一样了，那些人六十年来一直吮吸着这同一个砖做的奶头，已枯竭了。

“哼，还不就是那些来看望她的人，她如今在床上一躺就是半天。有玛米·凯洛格，还有朱莉娅·阿恩特。我真的不愿意用这些事来打扰你，哈里，但是她说起话来越来越不着边际，米姆到